



雲崗石窟

櫻行

去年十月間上海各報上載有「雲崗石窟失去佛頭九十餘個」的消息。略云：「大同雲崗石佛，爲我國古代文化美術之勝蹟。今年四月至八月間，被無知流氓私將佛頭鑿下九十餘個，另售於外人。國家學術機關團體，至爲痛惜。外報登載此事，頗譏我國人士對於美術古蹟不知愛護……」

雲崗石窟，在於山西大同境內，是北魏時代佛教美術的大製作。但到了千餘年後的近代，僅見於傳記，中國人皆不知其所在。二十餘年前，即一九〇三年，始由日本人伊東忠太在山西境內發見其實物。其後經法國美術家沙畹（Chavanne）的研究，解說，圖解，並廣爲介紹，就聞名於全世界，而爲東洋最大的藝術。但中國人聽憑外國人去發見，研究，宣傳，一向漠然視之，絕不談起。現在倒去偷取了九十餘個佛頭，拿來賣給外國人，想起了真使人背上要流汗！我在牠被毀之後，來這裏談雲崗石窟，也是「亡羊補牢」的了。

80983

關於雲崗石窟，日本人的研究甚詳，著書甚多。現在根據小野玄妙的

極東三大藝術，分述如下：

一 草創由緒及建造年代

石窟寺在於大同西三十里的武周山中的雲崗村中。武周山是極低平的山，山路也極緩，沿河流而上，不知不覺之間已達其地。自大同至此，乘轎車一日間可以從容往復，總算是交通便利的地方。石窟寺所在的山，名曰雲崗堡。其山高不過十數丈，形狀連綿如雲，自西向東，橫亘數里。前方有廣大的豁流，然水勢甚緩。隔豁對岸的山，與雲崗堡一樣低平。四周風光極其幽靜而和平。

石窟是開鑿雲崗堡一帶的斷崖而造成的。其範圍，自西向東，幾里餘，石窟的深約當崗的高的四分之三。故雖然叫做石窟寺，其實並非在山中鑿洞窟而成，乃是把山全體爬空而構成一個藍的窟。寺原是印度以來所常有的構造，普通都在面着溪流的斷崖上建造窟寺。且窟的位置大概比水面高。但雲崗石窟寺卻不然，其前面就是平地。想來，在建

造的當初這大概也是高的崖，後來經過千四百餘年的長日月，崖漸漸崩壞，路也淺起來，就變成了現在這樣的地形罷。

這石窟寺是北魏文成帝時，准了僧曇曜的奏議而創建的。最初僅造大佛像五窟，其後陸續添造，終於所造窟像不可勝數，而石窟的範圍連縣至數里之長。唐朝的道宣律師在其所著廣弘明集中記錄着窟寺創建的由緒：

『沙門曇曜，帝禮為師，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鑿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

道宣又在其文下註着其所聞這寺的狀況：

『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為僧寺，名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窟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為業，一像一拜，至於中龕而死。尸殭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恆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

看了這兩段文字，已可知初唐時代的這窟寺的大體。文中云「谷深三十里」是指說發源於武州山之奧而流於這石窟面前的溪谷的長度。又云「石窟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乃是說此外的石窟寺為中心而述其附近的狀況。「餘處時有斷續」就是說此外的地方尚有散處的窟龕。「東為僧寺，名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據文義

看來，似乎當初在這深三十里的谷的東端與西端曾有僧寺與尼寺；然從酈道元的水經註上對照看來，

『武州川又南流，水側有石祇洹精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

又可知現在的石窟寺實在就是當時的僧寺靈巖寺。所謂西頭的尼寺的石祇洹精舍，乃在於從現在的石窟寺的西端更依了豁流向北所到的地方。何以知道呢？因為往古造寺的例，有僧寺與尼寺在相近之處相並而建造的習慣。兩者的距離，必以菩薩說戒時都能容易聽到召集的鐘聲為度。這靈巖的大窟寺當然也依照這規矩而建設。

石窟寺的營造，發源於印度。小規模的建造，在紀元前早已有之。中古的窟寺，現在尚保存者，有好幾處。在健馱羅方面，也有建造窟寺的文獻，但其遺蹟尚未有發見。又在西域方面，如龜茲、敦煌等，有所謂「千佛洞」的壯大的窟寺，現今還依然保存着。至於在中國本土內，則以這雲崗的窟寺及洛陽龍門的窟寺為始創。其他自甘肅蘭州及四川，東至山東，各處均有餘跡散在。其餘流及於日本九州的大分。

由此可知石窟寺的營造，自印度以來有傳襲的系統，故這雲崗石窟寺並非曇曜的創意。當北魏時代，窟寺原是一般流行的建造。在這雲崗石窟寺之前，早有敦煌及涼州創立其規模。敦煌的石窟寺是前秦建元二年（東晉太和元年，西曆三六六年）僧樂傳所造。關於這敦煌石窟

寺，李懷讓所撰的大周李君修功德記中這樣記着：

「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僧，戒行清虛，執心恬靜。當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於傳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二僧。復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後合州黎度造作相仍。實神秀之幽巖，靈奇之淨域也。西連九隴坂，鳴沙飛井，擅其名。東接三危峯，法露翔雲騰□□。」

涼州的石窟寺，今已不詳其所在。然據唐道宣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的中卷中所說，這是東晉安帝隆安元年（西曆三九七年）間，北涼的沮渠蒙遜在其地建造的。書中這樣記着：

「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二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城寺塔修非云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銀被毀盜，乃顧阿山宇，可以終天。於州百里，連崖縣巨，東西不測。就而斷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逕□便行，近瞻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空地，觀其行不人，纔遠即便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是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80985 現在所說的雲崗石窟寺的創建，則在敦煌石窟寺成功後約百年，涼州石窟寺成功後約五十年的時候。從其前後周圍的歷史的事實上考

察起來，當時北魏趁新興的勢力，平定了西域，用了熱烈的信仰而大興造像，自然取其規範於前述的敦煌及涼州的兩石窟寺，無疑。關其造像的系統的脈絡關係，亦頗有線索可以研究。要之，這雲崗石窟寺的造像的不是曇曜等的發作的創舉，這是明顯的事實。

其次，關於這雲崗石窟寺諸龕像的建造年代，魏書的釋老志中這樣記着：

「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山中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石壁，開窟五所，鑄建佛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

文中所云「復佛法之明年」因為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西曆四四六年）曾行廢佛；到了文成帝即位，與安元年（西曆四五二年）又重修佛法，故曰復佛法。所謂「復佛法之明年」即曇曜入魏都恆安（即今大同）謁見文成帝的一年，即與安二年。曇曜奏請文成帝，於武州山開鑿窟龕，鑄造佛像的事蹟，據上文已可明白；但其「帝後奉以師禮」一句，又覺得曇曜作此造像的福業的年代，是否果在其謁見文成帝的與安二年很不明白。照文義讀來，似乎不是同年的事。唐道宣的廣弘明集中，依照釋老志記載，列記於「興光元年（西曆四五四年）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造丈六釋迦像五軀」的事蹟下，但不詳其所據。曇曜於師賢歿後，代他做了沙門統，是和平初年（西曆四六〇年）

80986

的事。然佛祖統紀中這樣記着：

「和平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爲昭玄沙門都統，待以師禮。」

這樣看來，曇曜是在做沙門統的一年方才受文成帝的師禮的待遇的。前舉的釋老志中的一段文字，就文勢上看來，也以這樣斷定爲至當。同時窟龕開鑿的事蹟，也應該是和平以後的史實。

這樣考察下來，可以確知大同石佛寺最初由於曇曜的奏請，仗了文成帝的外護而鑄造，其起工年代在於和平以後。然其實際動手工作的究竟是誰人？魏書中這樣說：

「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

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

某先輩根據此說，謂這龕像的製作，出於這師子國（今錫蘭）的五僧人之手。又有推斷爲五人各擔任一窟而鑄造的。太安初年（西曆四五五年）間，邪奢遺多等奉佛像來魏都，想來是確有的事實。然奉佛像來京都一事，不能證明這五人就是佛師。據「莫能及難提所造者」的文句看來，或許其中的一人浮陀難提是擅長於造像的技術的，也未可知。後代祕密儀軌成立之後，如阿闍梨等，造像時原都是自己刻畫，或自己指示而使工匠刻畫的；然倘武斷這北魏時代的外國僧也是自己刻畫的，就大錯誤了。魏書中這一段文字，作者似有筆誤之處。所謂「皆云西域諸國」一節，大概是那奢遺多等說述其經過陸路西域到中國來

的時候在途中禮拜那竭佛影時的感想的。那麼「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八字全然是作者的誤筆，或應該在前文後文中，而誤入於此，以致這段文字前後意義不能一貫。然則依據這段魏書中的文字而推定那奢遺多等五人是佛工，自己動手參與鑄刻工作，就不免武斷之譏了。故那奢遺多等的來朝，只能視爲與當時的造像有直接的或間接的多少功勞；而其大體的工作，仍是曇曜所率的魏地的工匠之力所成，這樣推斷較爲穩妥。

如上所述，大同石佛最初由曇曜開鑿鑄造，是史傳上顯著確鑿的事實。但曇曜所造的只有五窟。這大約就是今日現存物中的西部五大窟了。

至於其餘諸窟，是後來逐次鑄造的。所幸近來葉恭綽氏從中央第七窟龕中發見了一首造像銘。其文如下：

邑師法宗

太和七年歲在癸亥八月卅日，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積，生在末代，世寢昏境，靡由自覺，微善所鍾，遭值聖主，道教天下，紹隆三寶，慈被十方，澤流無外，乃使長夜改昏，久寢斯悟，弟子等得蒙法潤，信心開敷，意欲仰訓洪澤，莫能從遂，是於其相勸合，爲國與福，敬造石廟形像九十五區，及諸菩薩，願以此福，上爲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躡轉輪，神被四天，國祚永康，十方歸伏，光揚三寶，億劫不隱，又願義諸人，命過諸師，七世父母，內

外親族，神栖高境，安養光接，託育寶華，永辭穢質，證悟无生，位超羣首，若生人天，百味天衣，隨意喚服，若有宿殃，墮落三途，長辭八難，永與苦別，又願同邑諸人，從今已往，道心日隆，戒行清潔，明鑒實相，暉揚慧日，使四流傾竭，道風堂扇，使慢山崩頽，生死永畢，佛性明鑒，程階住地，未成佛間，願生生之處，常符法善，知識以法相親，進止俱遊，形容影響，常行大士八萬諸行，化度一切同等正覺，逮及累劫，先師七世父。

即太和七年八月三十日，邑師法宗與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爲國家而鑄造石廟形像九十五軀及諸菩薩像。（據道宣內典錄，唐初谷東有石碑，備記其功績。有『其碑略云，自魏國所統賞賦並成石龕』之句。今日所殘留着的，除此銘文之外，只有同窟中發見的太和十九年的造像銘，及西部的支提窟前面發見的不詳紀年的一首銘文，其餘皆不傳，實爲憾事！）

其先，繼文成帝之後的獻文帝，於皇興元年（西曆四六七年）八月，行幸到武州山石窟寺。即魏書顯祖紀中所記：

『八月，白曜攻歷城。丁酉，行幸武州石窟寺。戊申，王子生，大赦。』

後來到了孝文帝之世，於太和四年八月（西曆四八〇年），六年三月，七年五月，屢屢行幸到這寺。即魏書高祖紀太和四年一條下所記：

『八月○甲辰，幸方山。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還宮。』

80987
六年的一條下又記着：

『三月，庚辰，幸虎園。○辛巳，幸武州山，賜貧老者衣服。』
又七年的一條下記着：

『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佛窟寺。』

記錄皇帝的再三行幸到這寺，便是在暗裏表揚。這石窟寺在當時極爲上下所尊信，而非非常隆盛，同時又表明這是佛像鑄造最多數的時代。前面所揭的銘文，便是孝文帝行幸到這寺的三月後所勒記的。然據前後的事情而推察起來，帝的行幸的時候，或許就是工匠正在動工鑄刻的時期，也未可知。但這後來的造像，曇曜等似乎已經不參與其事了。

在那時代，與武州山石窟寺相並而爲帝所行幸的大寺，還有獻文帝皇興四年（西曆四七一年）十二月甲辰日所行幸的鹿野苑的石窟寺。又孝文帝承明元年，於京中立建明寺，行幸其中；太和三年（西曆四七九年）七月乙亥日，幸方山，起造思遠寺。其他京內大寺，首推皇興元年孝文帝誕生之年所創建的，當時稱爲天下第一的，有高三百餘尺的七級浮圖的永寧寺。其次還有建造高四丈二尺的大金鑄釋迦像的天宮寺等。但文成，獻文，孝文等歷代帝王所再三行幸的，只有武州山的石窟寺。這樣看來，這武州山石窟寺大概是當時最重要的寺。故關於鹿野苑石窟寺的所在，魏書釋老志中這樣記錄着：

『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

這大概就是西山的鹿苑浮圖了。但與顯祖紀中的皇興四年行幸之說

80988

不符，殊覺可疑。

這樣考察下來，可以想見在獻文、孝文二帝之世極其隆盛的武州山石窟寺，在當時何等有名，而爲上下君民所歸崇！故今日其寺址上殘留多數千古卓越的遺像，決不是偶然的事。就中西方五大窟，倘如前所說，假定其爲曇曜等所造設，則在其東邊的中央部並東部的主要窟龕中諸像，一定都是其次的獻文、孝文兩帝的時代，即這石窟寺的全盛時代。由於上下君民的熱烈的信仰而逐次開鑿鑄造的。前面所揭的中央第七洞的銘文中，確實明白地記錄着這事實。

故武州山石窟的造像，始於文成帝和平年間，經過獻文帝的天安皇與孝文帝的延興、承明，至於太和中葉，其間不絕地開鑿鑄造。其工程繼續到何時爲止？考究起來，孝文帝於太和十八年（西曆四九四年）捨棄了道武帝皇始元年（西曆三九六年）以來五代九十餘年的帝都恆安，而遷都於洛陽；同時北魏的中心全部移轉於洛陽，即在其地建造與在舊都中同名的永寧寺，開鑿鑄造可與武州石窟寺相比擬的龍門窟龕；於是武州的工程遂告停止。這樣看來，大同武州山的石窟寺的工程，大概可說以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爲限，而告一段落。自和平六年至太和十八年，凡三十五年間，魏代皇室的勢力旺盛，加之臣民的信仰強烈，故有從容的歲月，以成遂這大功。蓋雲崗石窟寺的諸龕像，大致統是這時期中的產物，已無可疑的餘地。其中也許略有幾種是遷都洛陽後的添造物；然一定極少，而又是無足輕重的作品了。

二 石窟伽藍的結構及被毀佛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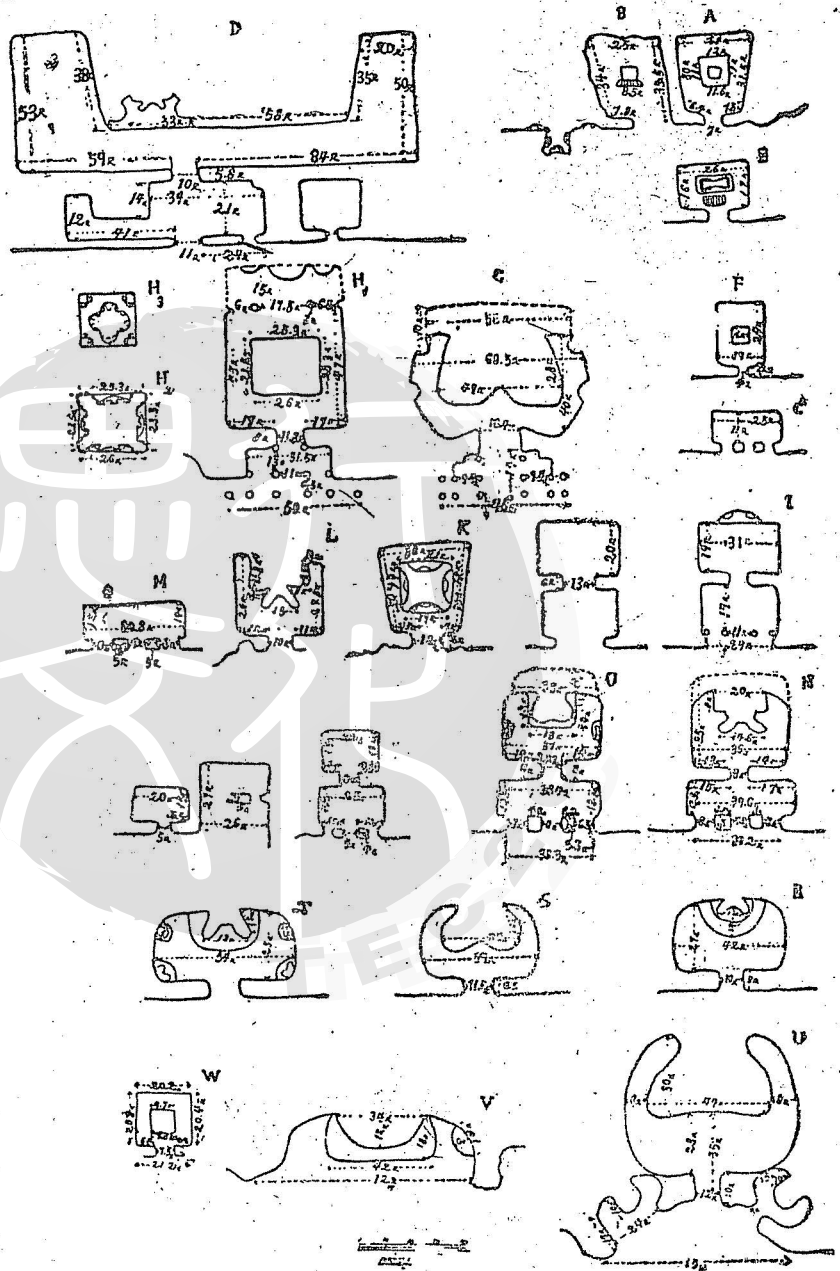
石窟寺的建造，原是效倣印度、西域以來的風習的。然這當然要造成一所寺院，決不是漫然地掘幾個石窟，彫刻幾個佛像在裏面就算的。不過普通的木造建築，分立棟柱，而適當配置，使並立於平地上；石窟寺則不然，在懸崖中開鑿大小小許多窟，組織成一特殊的伽藍體系，而形成一寺院。故現在所說的雲崗石窟寺，當然也是以窟爲寺，除窟以外別無伽藍的建設。然要說明這等石窟寺的當時的伽藍組織，不能用我們近世的伽藍建築的規模來爲準則。我們先要曉得，現今普通的寺院生活，一寺院中有塔、佛殿、講堂，此外又有僧人所住的屋、庫院，及接待來客的方丈，及各種附屬的建物。現在所殘留着的雲崗石窟寺，其前面尚有一個拜殿之類的建物。因此一般的識者，以爲雲崗石窟寺除石窟之外，尚有與後世的平地伽藍建築的僧房、庫院等相似的木造的附屬建物，是大謬的見解。何以故？因爲現今的僧院生活的狀態，與建造雲崗石窟寺時的僧院生活的狀態，完全不同了。

現今的僧院生活，寺院中與在家人同樣地調理衣食，接待信徒，執行種種寺務。因之需要各種的建物。然從前的寺院生活決不是這樣的。在寺中除禮拜本尊，精進修道以外，不做別的事；僧人的所有物只有三衣一鉢，日夜帶在身上，而每日向邑里中乞食，真是離慾的清淨生活。既無一物的儲蓄，又無俗客的訪問，沒有像後世的伽藍的需要會食的食堂，

80989 開鑿一排的石窟，並築一條交通的參道，此外別無他種建築。住在窟中

辦食物的廚房，積穀物的穀倉等。故亦無這等建築。還有要注意的，現今窟前面所築拜殿之類的建物，乃後世所添附，最初本來是沒有的。最初

的僧侶，每日的工作，只是向呈中乞食，赴谷中飲水，入窟室中修道，此外別無他事。自印度以來，住在這等窟寺中的僧侶的生活狀態，都是這樣的。物換星移，山間的佛教漸漸變成都市佛教，一方面又經過數千百年的歲月，而溪流填塞，窟的外壁崩壞，僧院生活的狀態亦顯然地變化起



80990 來，終於成了像現今所見的窟前附有建物的變態的伽藍。但變態畢竟是變態，不能以這變態的形狀來推測昔日的正式的形狀。然則這石窟寺的諸石窟究竟如何配置？今說明於下：

關於這石窟寺的構造，法國沙晚(Chavanne)氏，日本關野氏等，均已發表過詳細的說明。但各家之說頗有差異。窟的命名等皆無一定。日本木下、木村兩氏所共著的大同石佛寺中，以關野氏及沙晚氏二人所編號碼為標準。今列表如左，並將最近被毀各窟佛頭數附註於下。

No.1	石鼓洞	被毀二十二個	No.19	普賢菩薩像	被毀四個
No.2	寒泉洞	被毀七個	No.20	接引佛像	
No.3	碧霞洞	被毀七個	No.21	阿闍佛洞	
No.4	靈巖寺洞	被毀六個	No.22	同上	
No.5	阿彌陀佛洞	又寺頂洞三個	No.23	寶生佛洞	
No.6	釋迦佛洞		No.24	白佛耶洞	
No.7	準提開菩薩洞	被毀二個			
No.8	佛額洞				
No.9	阿闍佛洞				
No.10	毗盧佛洞				
No.11	接引佛洞	被毀二個			
No.12			No.13	離垢地菩薩洞	
No.13			No.9	文殊菩薩像	
No.14			No.10		
No.15			No.11	萬佛洞	被毀四個
No.16			No.12		
No.17			No.13	?	
No.18			No.14	接引佛像	

千佛洞(西方的有塔形柱的洞) 被毀共四十一個

(註)白佛耶洞以下諸洞皆無主佛，故無定名，亦不編號碼，總名為千佛洞，而以白佛洞後第幾洞記之。此中被毀佛頭，計第四洞被毀十五個，第十六洞被毀六個，第十七洞被毀七個，第十八洞被毀十三個，故共計被毀四十一個。雲崗石窟全體被毀佛頭數，為九十一個。

右表為說明上便利起見，編成號碼。但因學者所見各異，而號碼亦紛然不同，反有使研究者混纏不清之弊。又窟的名稱，亦非別有所據，不過任

意定名而已。右表中所示各洞窟名稱，或者是問了寺僧而定的也未可知。但我們巡禮各洞窟，又考察建造此石窟寺的時代的信仰，可知這等寺僧所說並無何種確實的根據，似乎大都是隨意命名的。現在我們要研究這等諸窟，倘用號碼，則沙畹氏的與關野氏的容易混亂，頗覺不便；倘用寺的名稱，則又因其全無所據，亦不能作為標準。所以現在擬不照他們所定的區分，而另取標準，作大體的說明。

現在我們可從地勢上把這石窟寺的諸窟分爲中央部、西部及東部的三區而分別研究，又把窟分爲大中小三種而作大體的分配。則其中央部大窟凡九個。這就是現在有石佛寺的建築物的本殿以西的九大窟，據關野氏的號碼說，就是從第五至第十三，據夏望痕氏的號碼說，就是自第一至第九的九個窟。這是現在這石佛寺的中樞。屬於這中央部的，除九大窟以外，其西邊還有中窟二個，外面東邊本殿後方的崖上，還有中窟一個，小窟三個。此外還有許多小佛龕，各大窟的前壁等隨處皆是。現在我們且不計中窟與小窟，而僅數大窟，則以最右端的有本殿的一窟可稱爲「中央第一大窟」，從這大窟次第向西數去，稱爲「中央第二」，第三，乃至第九大窟。」其次，屬於西部的，有大窟五個。這在關野氏的號碼是從第二十至二十四，在夏望痕的號碼是從第十六至二十。中窟，在五大窟的東部有二個，西部有一個，小窟共有數十個，此外還有許多小佛龕。這西部中也暫將中窟與小窟除外，而僅計其大窟，則自東邊數起，順次稱之爲「西部第一」，第二，乃至第五大窟。」又次，屬於東部的，

有大窟一個。即關野氏的號碼的第三窟。又有中窟四個。（其中一個沒有佛像彫刻）外面稍離處有小窟二個。這東部唯一的大窟，可特稱之爲「東部大窟」。

如上所述，把窟分爲大中小三種。其所謂大窟，乃指三丈見方以上的窟，所謂中窟，乃指二丈見方內外的窟，所謂小窟，乃指一丈見方以下的窟。今就主要諸窟，敘述其形狀大小及本尊等於次。（註：文中所用的尺度，皆依日本尺。日本一尺等於英國 0.305 呎。以下同。）

〔中央第一大窟〕今稱爲本殿。其窟分爲前後兩室，前室寬約三丈，進深一丈四尺。自前室通過幅約一丈六尺壁厚約一丈的入口，而入於後室。後室作不規則的橢圓形，橫部最大處，約六丈八尺；深度最大處，連本尊後面的孔道部分共約五丈。窟高目測約六十尺，本尊爲坐像，兩手置膝上作定印，高度未曾實測，據寺僧說爲五丈二丈五寸。這本尊的彫工幾近於圓彫，突出在正面的北壁上。其後方的下部開有幅與高各約一丈的孔道，乃爲繞佛行道禮讚之用而造的。（平面圖 G）

〔中央第二大窟〕今稱爲正殿。即現在石佛寺正面有建築物的地方。這窟亦分前後二窟，前室寬約三丈一尺五寸，進深約一丈三尺。從前室通過幅一丈一尺餘壁厚八尺的入口，而入後室。後室作方形，廣與深均約四丈五尺內外。這窟的中央，有二丈五尺內外的方形二重的大支提（支提 Caitya 是塔形建物之一種）貫通天井。窟高目測約五十尺。（平面圖 H）

〔中央第三大窟〕今稱爲準提閣。亦分前後二室。前室開闊約二丈九進深約一丈九尺。後室作長方形，廣約三丈一尺，深約一丈九尺。窟高目測約四十尺。惟這窟中既不像前二窟地有佛像，又無支提。以上三窟中，皆有木造重層的前殿。（平面圖 I）

〔中央第四大窟〕今稱佛顛洞。也有前後二室。其大小與前第三大窟略同，不過其前後室較前窟爲進深。（平面圖 J）

〔中央第五大窟〕也分前後二室。這窟沒有前殿。但窟的入口處有約六尺見方的柱兩根。前室廣約四丈，進深約一丈三尺五寸，高度目測約五十尺。從前室通過幅約七尺壁厚約六尺的入口，而入後室。後室爲不規則的方形，廣約三丈六尺五寸，進深全體約三十五尺。天井高度目測約四十尺。其中央正面彫有本尊。本尊後方下部有迴佛行道禮讚的孔道，與前述的第二大窟同樣。本尊據說是新作的，爲倚像的大佛。（平面圖 O）

〔中央第六大窟〕與前述的中央第五窟構造相同。前室廣三丈八尺五寸，進深一丈三尺五寸，高約五十尺。從前室通過幅約八尺壁厚約一丈的入口，而入後室。後室與前窟同爲不規則的方形，廣約三丈七尺，深約三丈五尺，高約四十尺。惟天井極低。本尊後方下部，也有與前窟同樣的繞佛禮讚的行道。其本尊據說也是新作的，爲定印上置鉢的釋迦佛坐像。（平面圖 O）

〔中央第七大窟〕沒有前室。通過了幅約一丈二尺，壁厚約六尺的入

口，即入內窟。窟作方形，各邊約三丈五尺內外，高度目測約四十尺。中央有一丈九尺見方的二重的大支提，貫穿天井。這支提四面鑿刻佛像。構造與第二大窟頗相似。（平面圖 K）

〔中央第八大窟〕亦分前後二室。前室的入口處，有約四尺五寸見方的柱兩根，並列着。前室寬廣約二丈五尺，進深約一丈四尺。從前室通過幅約八尺壁厚約五尺的入口，而入後室。後室亦作長方形，廣約二丈二尺，深約一丈五尺。這窟中沒有本尊及支提。構造與第三第四兩窟同樣。（平面圖 P）

〔中央第九大窟〕與前第七大窟相似。沒有前室。通過了幅約一丈壁厚約六尺的入口，而入窟內。窟內作不規則的長方形，廣三丈三尺，深二丈八尺，高約五十尺。本尊爲大菩薩倚像。（平面圖 L）

除以上九大窟以外，還有中的，小的窟龕。第九大窟的西側有廣三丈八尺，深一丈二尺的長方形窟，即〔中央西方第一中窟〕（平面圖 M）

這窟中有人住居着，很是蕪雜。這中窟的西方，離地面丈餘高的崖中又有一中窟，爲〔中央西方第二中窟〕。自下望之，只看見破壞了的入口的一部分，誰也不會想到這裏有窟。窟爲一丈五尺見方的正方形，高約一丈。中央有六尺見方的塔柱。又其反對面，即東方第一窟的上面，後方的崖上，並列着面向東南的數個中小窟龕。其中有中窟一個，即〔中央東方中窟〕（平面圖 N）廣一丈九尺，深二丈四尺，爲方形。中央有六尺見方的支提柱。在這窟的左方，與之相並的，還有九尺見方的小窟二個。

及四五個小佛龕，這種窟龕也不易被人注意到。然看了下方的諸大窟之後，再看這等小窟，原已不足稱道；然這二個小窟中的佛像，精小有特色，故亦不可以不注意。

次就西部諸窟說明：

〔西部第一大窟〕通過幅一丈壁厚約八尺的入口而入窟內。窟作不規則橢圓形，廣約四丈二尺，深二丈七尺。窟高目測約五十尺。本尊爲大佛立像。（平面圖R）

〔西部第二大窟〕構造與前第一大窟相類似，也作不規則的橢圓形。入口廣一丈一尺五寸，壁厚六尺五寸。窟廣三丈九尺，深二丈八尺。窟高目測約五十尺。本尊爲高六尺五寸的大方座上交脚倚座的大菩薩像。（平面圖S）

〔西部第三大窟〕也與前二窟同樣構造，作不規則的橢圓形。窟內廣五丈四尺，深約二丈五尺，窟高目測約六十尺。本尊爲大佛立像。這窟東西兩壁，彫有目測約四十尺或三十尺高的脅侍菩薩像。（平面圖T）

〔西部第四大窟〕這窟的構造大略與前三窟相同。但窟的兩側另造中窟各一，其中各彫有佛像，是三窟合成一窟的構造。中央的大窟有幅約一丈二尺，壁厚約一丈的入口，窟內廣六丈五尺，深約五十尺，高度目測約七十尺。本尊爲大佛坐像。全雲崗約有大佛十尊，以此尊爲最大。其結加趺坐的足，長有一丈四尺，佛像之大，可想見了。這窟前右方的中窟，入口幅八尺，壁厚五尺，窟內廣二丈一尺，深約一丈六尺，窟高目測約三

十四五尺，其中的像高約三丈。左方的中窟大小與右方的略同，惟半已崩壞。其中的像，兩者都是倚像。（平面圖U）

〔西部第五大窟〕這窟的前面，現在已經全部崩壞，本尊完全露出在外面。雲崗石窟諸佛像中，只有這像特別爲世人所熟悉者，是因爲別的像都位在窟內，不便攝影；只有這一像可以全身攝入鏡頭中的原故。其像自膝以下，已埋沒破損，然其高尙有四十尺。脅侍也只有左方的殘留着。本來大概是與前第四大窟構造相同的。（平面圖V）

在這五大窟的兩側，還有諸中小窟。東邊第一大窟的右方有兩個中窟，西邊第五大窟的左方有一個中窟與數個小窟，及許多佛龕。就中東邊的兩個中窟中，偏右的一個爲廣二丈六尺，深二丈七尺的長方形窟，窟的前面已經破損，可名爲〔西部東方第一中窟〕。偏左的窟口入廣約五尺二寸，窟內廣約二丈，深約一丈五尺，高度目測約三丈，爲〔西部東方第二中窟〕。

又第五大窟兩邊的諸窟，其數個小窟中有幾個面前已經非常破損。然其中也有較小，較完全的窟，裏面有彫刻等有益的，研究資料殘留着。近曾在其一小窟中發見燃燈本生圖及涅槃像等。其在雲崗石窟研究上，又廣義的中國佛教藝術史研究上，時常有重要的資料的提供。這等小窟大都是廣一丈，深七八尺的長方形窟。這等小窟更西邊，有一中窟，即〔西部西方中窟〕（平面圖W）。其窟的入口幅七尺五寸，壁厚四尺五寸，窟內部有九尺五寸見方的五重支提。

又次，就東部諸窟說明如下：

東部諸窟，比較起前述的中部及西部來，其建造的動機及年代或許略有不同。這東部諸窟似乎不是像前述諸窟地密接地建造的。不但其各窟的位置較為離開，且構造上也稍有特有的地方。這東部的主要的窟，如前所述，是一個大窟，四個中窟，與兩個小窟，此外尚有幾個佛龕。就中的

〔東部大窟〕，即關野氏的所謂第三窟，中有製作非常優秀的大佛像。但這窟是工作半途停頓的未完成品。就現存的半成狀態說，窟分前後二室。前室寬七十六尺，深二十一尺。（但自入口左方一部，原未完全彫成。）從前室通過幅約一丈一尺，壁厚約六尺的入口，而達後室。後室廣約百五十四尺。深度則似乎是尚未掘到一半即中止的；現在已掘的深約五十尺有餘。這窟本來是打算在長方形的大窟中彫一長方形的大支提，照例在支提的四周彫刻佛像的；然工程未達一半，即告中止。何以曉得牠打算作如何形狀的窟？看了這大窟左方的中窟的構造，即可推察而知。（平面圖D）

大窟方的一中窟，可名為〔東部西方中窟〕。（平面圖E）即關野氏所謂第四窟。這窟近來為土人所居，其一部分已變成土堆，形狀略為變易了。窟的原形為廣二丈六尺，深一丈七尺的長方形。窟的中央有橫一丈二尺縱六尺五寸的單層長方形支提，這支提的前後兩面，各有一對三尊佛（前後各六尊），左右兩面亦建造三尊佛。東部大窟中也有三

尊佛，因為東部大窟原定與這窟同一構造，不過其窟內支提的前面的一對三尊佛中僅鑄左方三尊而工程中止的緣故。這三尊佛中，本尊高度目測約三十七八尺，左右脅侍目測約三十尺，形像極為神逸。

東部的中窟，在這東部大窟之東約一里許的地方向有一個，沿稱為碧霞洞。現在可名為〔東部東方第三中窟〕。（平面圖C）洞為寬二丈五尺，深一丈一尺的長方形窟。因為這窟中沒有可觀的佛像彫刻，故先輩諸研究者皆不列入數中。從這碧霞洞更向東行一二里，更有兩個中窟，即關野氏所謂第一、第二的兩窟。就中右面的第一窟，現在可稱為〔東部東方第一中窟〕。（平面圖A）入口幅七尺，窟內廣約二丈八尺，深約三丈，略作方形。中央有一丈一尺五寸見方的二重的支提。其左鄰的第二中窟，現在可稱為〔東部東方第二中窟〕。（平面圖B）。窟的前面已極破損。廣約二丈五尺，深約三丈四尺，其中央與前窟同樣，有基礎八尺五寸見方的三層的支提。更從這兩窟所在的地方向東行三四里，還有兩個小窟與數個佛龕，但已經圮壞了。

雲崗石窟寺所有的窟龕，現存者約略如上述。據古史料考察起來，似乎在其附近尚有多數的佛龕。就地勢上看來，原可想像這許多窟的中間及其東西兩邊連綿數里的崖面中也許還有窟寺存在着。故其附近尚有幾所石窟寺的一說，原是可信的事實。但現今殘留着的中部及西部的諸窟為全雲崗石窟寺的中樞，是不容疑議的事。現在所成問題者，是這等石窟究竟是全體合為一寺的呢，或是有二個以上的寺聚集在

這地方的倘在有二個以上的寺，則其地域如何區劃？對於這等事實上的問題，我們實在不能下確實的判斷。惟據史傳上說，這寺草創的時候，曇曜曾建造大佛像五軀，似乎與現在西部的五大窟相符合。那末中央部的諸大窟，或者也是繼續鑄造而成的。推想當時北魏的帝室曾經盡其國力，舉行大規模的造寺造像，則視為中央部及西部是合成一大寺院，亦無不可。惟東部諸窟工程比中部及西部更為宏大，（不過中途停工，尙未完成，）或者與中部及西部不併在一起，而為別的性質的建設，也未可知。無論從那一說，總之，現在石窟的主要部，確為曇曜所草創的靈巖寺無疑。

80995
 以上已把各窟的形狀，大小等構造約略敘述過了。現在請更就其全體的伽藍組織上考察一下。凡建於地上的佛寺，普通以含有支提（塔）佛殿（講堂），與僧房的為一全體。其中塔或支提，是安置佛舍利及佛所說的經卷的。在創始的佛寺中，支提為伽藍中的主體。佛殿則自中古佛像彫刻流行以後，即與塔合併而建造。佛在世時代及滅後數百年間，似乎曾經有過講讀佛法的講堂之設立；但供佛像為本尊，是比較的後世的事。還有僧房，是僧的住所。在山間的谿谷中造這幾種建物，而使合成一窟寺，卻不能視地勢的關係而配定如前述的形狀，大小，用度，只能在連續的斷崖面上羅列地開掘許多窟，因了窟內的構造的差異而區別之為支提，佛殿，或僧房等。就中相當於支提的窟，即在其中中央建造大的支提柱，迴繞這支提，以行印度佛教徒間所行的遶塔儀式。相

當於佛殿的窟，即在窟內正面顯造佛像，以為本尊，而禮拜，供養，或在其中誦經，行道。這雲崗石窟寺中相當於佛殿的窟，有許多於佛的後壁穿鑿孔道，可以迴繞佛的周圍。這是為了對於佛禮讚供養，迴繞行道而造的。至於相當於僧房的窟，則窟內支提與佛像都沒有。今把以前所歷敘的雲崗諸窟區別為這三種，列表如下：

佛窟	
中央第二大窟	二重
中央第七大窟	二重
中央西方第二中窟	二重
中央東方山上中窟	二重
支提窟	
西部西方中窟	五重
東部大窟	未成
東部西方中窟	一重
東部東方第一中窟	二重
東部東方第二中窟	三重
中央第一大窟	佛坐像定印。
中央第五大窟	佛倚像，左手置膝上，右手旋無畏。
中央第六大窟	佛坐像，定印上置鉢。
中央第九大窟	菩薩交脚倚像，左手置膝上，右手旋無畏。
西部第一大窟	佛立像，左手施願，右手施無畏。

西部第二大窟——菩薩交腳倚像。
 西部第三大窟——佛立像，左手持衣角，右手缺。
 西部第四大窟——佛坐像。
 西部第五大窟——佛坐像定印。

中央第三大窟

中央第四大窟

中央第八大窟

中央西方第八中窟

中央東方山上諸小窟

西部東方第一中窟

西部東方第二中窟

西部西方諸小窟

東部東方第三中窟

東部東方諸小窟

僧窟

在這雲崗石窟寺建造的時代，只有上列的三種，然已完成爲一伽藍。此外像後世平地上伽藍所有的方丈、庫院及其他各種雜多的建物，原來是絕對沒有的。因爲在那時代的僧院生活上，不需要這些建物。

臨末了又要反復地說：這等窟寺都是在谿谷的斷崖上連掘洞窟，作

一伽藍形體的，此外並不添設木造的補助建物。現今的雲崗石窟寺，因爲各石窟的前面均破損，故已經不能完全認識其當初的面影了。但拿來同天龍山的石窟比較起來，可知當初各窟的入口等各具有適當的形式，與莊嚴的設施。後來因爲窟的前面破壞了，於是就在窟前建設木造的殿堂，以防雨露。這等都是後世所添附的設備，不是原來的狀態。

以上把雲崗石窟寺的來歷及狀況敘述了一回。然這不過是雲崗石窟研究上的最初步的概要。關於其造像系統的研究，即佛教美術方面的研究，東西洋諸學者已有許多意見供獻。現在爲篇幅所限，不能併述，擬將來再擇機會介紹。今僅把幾部重要的著書的名目列舉於下。

Chavanne: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松本文三郎：支那佛教遺跡。

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

常盤大定：古賢之跡。

中川忠順、新海竹太郎合著：雲崗石窟。

外村太治郎：大同石佛寫真集。

木下柰次郎、木村莊八合著：大同石佛寺。

小野玄妙：極東三大藝術。